

白话资治通鉴精选

第四册



白話資治通鑑精選

卷一百一十五

白话资治通鉴精编

第四册

林鲤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白话资治通鉴精编

林 鲤 主编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印张 1902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04-585-2/K·189

定价:100.00元(全四册)

目 录

资治通鉴第一卷至第五卷·····	(1)
资治通鉴第六卷至第一〇卷·····	(62)
资治通鉴第十一卷至第十五卷·····	(142)
资治通鉴第十六卷至第二〇卷·····	(208)
资治通鉴第二一卷至第二五卷·····	(261)
资治通鉴第二六卷至第三〇卷·····	(330)
资治通鉴第三一卷至第三五卷·····	(387)
资治通鉴第三六卷至第四〇卷·····	(408)
资治通鉴第四一卷至第四五卷·····	(468)
资治通鉴第四六卷至第五〇卷·····	(514)
资治通鉴第五一卷至第五五卷·····	(539)
资治通鉴第五六卷至第六〇卷·····	(585)
资治通鉴第六一卷至第六五卷·····	(660)
资治通鉴第六六卷至第七〇卷·····	(752)
资治通鉴第七一卷至第七五卷·····	(800)
资治通鉴第七六卷至第八〇卷·····	(813)
资治通鉴第八一卷至第八五卷·····	(835)
资治通鉴第八六卷至第九〇卷·····	(890)
资治通鉴第九一卷至第九五卷·····	(912)
资治通鉴第九六卷至第一百卷·····	(969)

资治通鉴第一〇一卷至第一〇五卷	(1013)
资治通鉴第一〇六卷至第一一〇卷	(1054)
资治通鉴第一一一卷至第一一五卷	(1077)
资治通鉴第一一六卷至第一二〇卷	(1126)
资治通鉴第一二一卷至第一二五卷	(1150)
资治通鉴第一二六卷至第一三二卷	(1187)
资治通鉴第一三三卷至第一三五卷	(1191)
资治通鉴第一三六卷至第一四〇卷	(1219)
资治通鉴第一四一卷至第一四五卷	(1248)
资治通鉴第一四六卷至第一五〇卷	(1296)
资治通鉴第一五一卷至第一五五卷	(1323)
资治通鉴第一五六卷至第一六〇卷	(1385)
资治通鉴第一六一卷至第一六五卷	(1442)
资治通鉴第一七一卷至第一七五卷	(1496)
资治通鉴第一七六卷至第一八〇卷	(1525)
资治通鉴第一八一卷至第一八五卷	(1576)
资治通鉴第一八六卷至第一九〇卷	(1641)
资治通鉴第一九一卷至第一九五卷	(1698)
资治通鉴第一九六卷至第一九九卷	(1734)
资治通鉴第二〇〇卷至第二〇五卷	(1771)
资治通鉴第二〇六卷至第二一〇卷	(1801)
资治通鉴第二一一卷至第二一五卷	(1835)
资治通鉴第二一六卷至第二二〇卷	(1848)
资治通鉴第二二一卷至第二二四卷	(1924)
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至第二二八卷	(1946)
资治通鉴第二二九卷至第二三〇卷	(1994)
资治通鉴第二三一卷至第二三九卷	(2015)
资治通鉴第二四〇卷至第二四四卷	(2039)

资治通鉴第二四五卷至第二五〇卷	(2049)
资治通鉴第二五一卷至第二五五卷	(2071)
资治通鉴第二五六卷至第二六〇卷	(2136)
资治通鉴第二六一卷至第二六五卷	(2185)
资治通鉴第二六六卷至第二七〇卷	(2234)
资治通鉴第二七一卷至第二七四卷	(2259)
资治通鉴第二七五卷至第二七九卷	(2300)
资治通鉴第二八〇卷至第二八五卷	(2314)
资治通鉴第二八六卷至第二八九卷	(2340)
资治通鉴第二九〇卷至第二九四卷	(2376)

资治通鉴第二〇六卷至第二一〇卷

则天皇后神功元年（丁酉，公元 697 年）

尚乘奉御张易之，是张行成的同族侄孙，年轻、貌美，精通音律。太平公主推荐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入侍宫中，张昌宗又推荐张易之，兄弟二人都得到太后的宠幸，常涂脂抹粉，穿华丽的衣服。张昌宗连续升官后任散骑常侍，张易之任司卫少卿；授给他们的母亲臧氏与韦氏以太夫人的封号、赏赐多得数不清，又命令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的姘夫。李迥秀是李大亮的同族侄孙。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时常等候在张易之家门口，争着为他执马鞭牵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

司仆少卿来俊臣仗势贪求女色，官民妻妾有漂亮的，千方百计去夺取；有时指使人罗织罪名告发某人，然后假传太后命令夺取他的妻妾，前后罗织罪名杀人无法计算。自宰相以下，他登记姓名按顺序夺取他们的妻妾。他自称才能可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一贯憎恶来俊臣，又曾经在朝廷侮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这二人便共同诬告李昭德谋反，将他逮捕入狱。

来俊臣想罗织罪名诬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想诬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禁卫军一同谋反，希望借此窃取国家权力。河东人卫遂忠告发他。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他的罪

恶，将他关进监狱，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太后想赦免他，处死的奏章送上已经三天，仍不批下。王及善说：“来俊臣凶残狡猾，贪婪暴虐，是国家的大恶人，不除掉他，必然动摇朝廷。”太后游览宫廷园林时，吉项为太后牵马，太后向他询问宫外的事情，他回答说：“外边的人只奇怪处死来俊臣的奏章没有批下来。”太后说：“来俊臣有功于国家，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项说：“于安远告虺贞谋反，后来真的反了，于安远现在只任成州司马。来俊臣聚集为非作歹的人，诬陷好人，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如山，被他冤屈而死的鬼魂塞满道路，是危害国家的坏人，有什么可怜惜的！”太后于是批准处死他。

丁卯（六月初三日），李昭德、来俊臣一同在闹市被处死并暴尸，当时人无不痛惜李昭德，而为处死来俊臣拍手称快。仇家争相吃来俊臣的肉，片刻之间便吃光，挖眼睛，剥面皮，剖腹取心，辗转之间践踏成泥。太后知道天下人憎恨他，才下诏指责他的罪恶，而且说：“应该诛灭他全家族，以伸雪百姓的愤恨，可依法查抄他的家产。”官吏和百姓在路上相见时都互相庆贺说：“今后睡觉的人背部才可以贴着席子了。”

则天皇后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

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充当太子，多次指使人劝太后说：“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以外姓人为继承人的。”太后拿不定主意。狄仁杰常从容不迫地对太后说：“太宗文皇帝不避风雨，亲自冒着刀枪箭镞，平定天下，传给子孙。高宗大帝将两个儿子托付陛下。陛下现在却想将国家移交给外姓，这不是不符合上天的意思吗？而且姑侄与母子相比谁更亲近？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祭太庙，代代相承，没有穷尽；立侄儿为太子，则未听说过侄儿当了天子而合祭姑姑于太庙的。”太后说：“这是朕家里的事，你不要参与。”狄仁杰说：“君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谁不是臣

妾，什么事不是陛下家里的事！君主是元首，臣下为四肢，意思是一个整体，何况臣凑数任宰相，哪能不参与呢！”他又劝太后召回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也劝说太后。太后心里稍微醒悟。有一天，太后又对狄仁杰说：“我梦见大鹦鹉两翼都折断，这是什么意思？”狄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翼是两个儿子。陛下起用两个儿子，则两翼便振作起来了。”太后因此便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

十月癸卯（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北道百姓是被突厥所驱赶逼迫的人，在突厥撤退后，害怕被杀，往往逃跑躲藏。狄仁杰上疏认为：“朝廷议政的人都主张惩罚被契丹、突厥胁迫而服从的人，说他们行动虽然不同，但投敌的思想没有区别。的确，崞山之东近来由于军中机要之事而调取征发失之过重，百姓家业破败，甚至逃亡。再加上地方官吏利用朝廷法令侵夺吞没，借着军事而发生，官吏对百姓囚禁、拷打，痛切皮肉，事情紧迫，情况危急，便不再遵循礼义。处在愁苦的环境中，生活无乐趣可言，哪里有利便归向那里，暂且求得生存，这是君子认为惭愧耻辱的，却是小人的经常行为。还有，各城投降敌人，也许是为了等待官军，官军将士为了求取功劳，都说城邑是他们自己攻克的，臣忧虑奖励攻城官兵是无功滥赏，也恐怕惩罚降敌诸城的官民是无辜被罚，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是坏地方，以至于污辱他们的妻子儿女，劫掠物资钱财，兵士诚然知道这是暴行，但当官的也未能加以禁止，这就使敌人退走之后，该地受摧残更加厉害。况且对敌人为了招抚分化，还秋毫无犯，现在已经改正的普通百姓反而被破坏伤害，岂不让人悲痛！人就如同水一样，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或通或塞都随机而定，哪里有固定的形态！现在带罪的人们一定不在家中，而露宿野外，涉足草野，潜藏山泽之间。赦免他们的罪便走出来，不赦他们的罪即放肆妄为，崞山以东的群盗，就是因此而集结的。

我以为边地的战事暂时发生，不值得忧虑，内地不安定，这才是大事。惩罚他们则群众情绪恐惧，宽恕他们则反复无常的人也会感到心安，诚恳希望特别赦免黄河以北各州百姓，一律不予追究。”太后命令照此办理。狄仁杰便安抚慰问百姓，找到被突厥驱赶掠夺的人，全都送回原籍；散发粮食救济贫困的人，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恐怕军官和使者乱索取供应，他便自己吃很粗糙的饭菜，禁止部下侵扰百姓，违犯的必定斩首。黄河以北于是安定下来。

八月，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去世。

娄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多年，谦恭勤奋，毫不懈怠，百姓和夷族都很安定。他秉性朴实稳重，宽洪大量，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而狄仁杰不知道，心里很轻视娄师德，一再排挤他到外地。太后发觉后，曾问狄仁杰：“娄师德有道德才能吗？”狄仁杰回答说：“作为将领能谨慎守卫边疆，是否有道德才能我不知道。”太后又说：“娄师德善于识别人才吗？”狄仁杰回答说：“我曾经与他同事，没有听说他善于识别人才。”太后说：“朕所以知道你，便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善于识别人才了。”狄仁杰退出后，感叹说：“娄公有盛德，我受到他的包涵宽容已经很久了，我看不到他盛德的边际。”当时罗织罪名的风气很盛，娄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却能以功成名就告终，人们因此敬重他。

则天皇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六月，朝廷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次在内宫私宴，即召来武姓亲贵、张易之和他的弟弟秘书监张昌宗一起饮酒、赌博、调笑。太后为了掩盖这种劣迹，便命令张易之、张昌宗和文学侍从李峤在内宫编撰《三教珠英》。武三思上奏说张昌宗是古代周灵王太子晋转世。太后便命令张昌宗穿羽毛

做成的衣服，吹着笙，在内宫庭院乘坐木鹤。文学侍从们都作诗赞美他。

太后又挑选许多美貌少年充任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陛下的内宫宠臣有张易之、张昌宗，已足够了。近来听说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公开自我吹嘘炫耀，丑恶放肆而无耻，谋求充当奉宸内供奉，无视礼仪法度，满朝百官都知道。臣担任谏官，不敢不上奏。”太后勉励他说：“不是你直言相告，朕不知道这件事。”赏赐他彩绸一百段。

张易之、张昌宗以豪华奢侈相攀比。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任洛阳县令，私下贿赂求他办事没有不答应的。一次早上入宫朝见太后时，有一名姓薛的候选官员，拿着五十两金子和要求任职的文书拦住他的坐骑贿赂他。张昌仪收下金子，到朝廷后把文书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文书遗失，便问张昌仪，张昌仪骂他，说：“糊涂人！我也记不得了，只要是姓薛的便授官。”张锡畏惧他，退朝后，找出姓薛的候选官员六十多人全部留下注授官职。张锡是张文瓘哥哥的儿子。

则天皇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武则天十分信任和推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没有哪一个大臣能比得上。她常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习惯于在朝堂上当面直言规谏，武则天则常常采纳他的建议，即使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本意时也是如此。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巡游，途中遇到大风，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落在地，他的坐骑也因受惊而无法驾驭，武则天让太子李显追上惊马，抓住它的笼头并将它拴好。狄仁杰曾屡次以年老多病的缘故而提出退休的请求，武则天都没有答应。武则天在狄仁杰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阻止他行跪拜礼，说：“每当看到您行跪拜礼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了狄仁杰晚上在宫中轮流值班的义

务，并告诫他的同僚们说：“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都不要去打扰狄老先生。”九月辛丑，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流着眼泪说：“朝堂上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师长了！”此后朝廷一有大事，如果群臣无法决断，武则天就会叹息道：“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把我的国老夺走呢！”

武则天曾经问狄仁杰：“朕希望能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呢？”狄仁杰问道：“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您一定要找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了，他的年纪虽然老了一些，但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位宰相之才。”武则天便提拔张柬之作了洛州司马。过了几天之后，武则天又要举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回答说：“我前几天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了官了。”狄仁杰回答说：“我所推荐的张柬之是可以作宰相的人才，不是用来作一个司马的。”武则天便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任命他为宰相。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

则天皇后长安四年（甲辰，公元704年）

武则天病重，住在长生院，只有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在身旁侍奉，宰相们已经几个月无法与她相见。当武则天的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崔玄暐上奏说：“皇太子和相王，仁德彰明，孝顺母亲，友爱兄弟，完全可以在您身旁侍奉汤药。皇宫是重要的地方，事关重大，希望陛下不要让异姓人随意出入。”武则天说：“我十分

感激您的厚意。”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情十分严重，担心她死后自己大祸临头，便拉同伙援助自己，暗地里作准备。不断有人写匿名信或将匿名信张贴于通衢闹市，说“张易之兄弟阴谋反叛”，武则天对这些消息一概不问。

辛未（十二月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卦，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并说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天下百姓对他倾心归附。”武则天指派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璟共同审理此案。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和崔神庆上奏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说过的话，我很快就向天子奏明了，’根据法律的规定，张昌宗主动自首应当免于处罚；李弘泰妖言惑众，应当逮捕治罪。”宋璟与大理丞封全桢上奏道：“张昌宗受到陛下如此恩宠，还要召见术士看相占卦，他到底还希望得到什么！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得纯《乾》卦，这是天子之卦。如果张昌宗认为李弘泰的所作所为是妖言妄行，那么他为什么不将李弘泰捆起来送到有关部门治罪！虽然他说已经将此事上奏天子，终究还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对他处以斩刑，并没收他的家产。请逮捕张昌宗下狱，彻底处治他的罪！”过了好大一会儿，武则天还是不作声。宋璟又说：“如果不将他立即拘禁，恐怕会造成人心不稳的后果。”武则天说：“你们先暂且停止审理这个案子，等我仔细看一看有关的文书诉状再说。”宋璟退出长生殿，左拾遗江都县人李邕上前进言道：“刚才听了宋璟的话，臣认为他是一心为安定国家着想，并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得失，希望陛下能同意按照他的意见办理此案。”武则天不同意这样做。一会儿就敕令宋璟到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璟去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接着又敕命宋璟作李峤的副职安抚陇、蜀之民。宋璟对这些新的任命都没有接受，他不肯外出，并上奏道：“依照惯例：州、县官吏犯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

审理，如果没有事关军国大事的重大案件发生，御史中丞都不应出使地方。现在陇、蜀二地并没有任何重大事变发生，臣不清楚陛下一定要派臣外出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臣不敢接受陛下的命令。”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认为：“张昌宗没有任何功劳而受到陛下如此宠爱，却包藏祸心，这是他自作自受，也是上天动怒要惩罚他；陛下不忍心诛杀张昌宗，是违背天意的不祥行为。况且张昌宗既然说他已经把李弘泰的反逆言论上奏陛下，便不应当再与他交往，让他用法术为自己求福消灾，这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张昌宗之所以把这件事上奏给您，是打算万一事情败露了就说事先已经告诉过您，如果没有人发觉便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说他还可以饶恕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受处罚呢？！再说这样的事情已是第二次发生，陛下都不加追究，使张昌宗更加自以为得计，天下臣民也会因此而错误地认为是上天不让他死，这是陛下姑息养奸而导致他作乱啊！倘若对谋逆之臣也不加诛戮，那么江山社稷就会覆亡。请陛下允许将张昌宗交付鸾台凤阁及中台秋官和司刑寺、御史台三司处理，以便彻底查清他的罪行！”这篇奏疏呈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崔玄晖也屡次向武则天提起这件事，武则天便下令司法部门议定张昌宗的罪行。崔玄晖的弟弟司刑少卿崔昇认为应当将张昌宗处以死刑。宋璟又奏请逮捕张昌宗入狱。武则天说：“张昌宗自己已经把那件事情告诉了我。”宋璟回答说：“张昌宗是因为被匿名信逼得走投无路才自己说出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况且他所犯下的是谋反大逆之罪，不允许因自首而免刑。如果张昌宗可以不被处死，那还要国法干什么！”武则天语气温和地为张昌宗辨解开脱。宋璟越来越激动，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承受着他不应该享受的恩泽，臣深知此言一出就会大祸临头，但正义驱使着臣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是因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

的！”杨再思担心宋璟忤犯天子旨意，急忙宣敕让他退出，宋璟大声说道：“圣明天子就在眼前，用不着麻烦你这个作宰相的擅自宣布敕命！”武则天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让张昌宗前往御史台接受审讯。宋璟立即在庭院中站着对他进行审讯，但还没等他审讯完毕，武则天就从宫中派宦官召回张昌宗并且颁下敕书赦免了他。宋璟叹息道：“没有先把这小子的脑袋打碎，真是终生遗憾。”武则天于是让张昌宗到宋璟那里道歉，宋璟拒而不见。

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武则天病得非常严重，麟台监张易之和春官侍郎张昌宗居宫中执政，张柬之、崔玄晖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以及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划杀掉张易之和张昌宗。张柬之问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说：“将军今日的荣华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流着眼泪回答说：“是高宗大帝给的。”张柬之说：“现在大帝的儿子受到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小子的威胁，难道将军不想报答大帝的恩德吗！”李多祚回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一切都听相公安排，不敢顾及自身以及妻儿的安危。”便自己指天发誓，并且与张柬之、崔玄晖等人一同定下了铲除张易之和张昌宗的计谋。

当初，张柬之接替荆州都督府长史闾乡人杨元琰的职务，二人一同泛舟于长江之中，当小船漂到江心时，谈到了武则天以周代唐的事，杨元琰慷慨激昂，有救助大唐的志向。张柬之入朝作了宰相后，便推荐杨元琰担任右羽林将军，并且提醒他说：“您大概还记得我们当初在江心泛舟时所说的话吧？今天这项任命可不是随便给您的呀。”张柬之还任用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侍郎李湛，都让他们担任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军交给他们指挥。这件事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怀疑和忧虑，张柬之便又任用他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才放了心。

不久，姚元之从灵武回朝，张柬之和桓彦范交谈说：“大事就

要成功了！”便把商量好的计谋告诉姚元之。桓彦范将这事禀告了他的母亲，母亲勉励他说：“忠孝不能两全，应当先为国家大事着想，然后再考虑自家的小事。”当时太子李显都从北门入宫向天子问安，桓彦范和敬晖前往拜见，秘密地把他们的计策告诉太子，太子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癸卯（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晖、桓彦范与左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来到玄武门，派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附马都尉安阳人王同皎到东宫去迎接太子李显。太子有所怀疑，没有出来，王同皎说：“先帝把皇位传给殿下，殿下无故遭到幽禁废黜，皇天后土、士民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现在上天诱导人心，北门的羽林诸将与南牙朝臣得以同心协力，立志诛灭凶恶的小人，恢复李氏的江山社稷，希望殿下暂时到玄武门去以满足大家的期望。”太子回答说：“凶恶的小人的确应该翦除，但是天子圣体欠安，你们这样做能不使天子受惊吗！请诸位日后再图此事。”李湛说：“诸位将帅宰相为了国家不顾身家性命，殿下为什么非要让他们面临鼎镬的酷刑呢！请殿下亲自去制止他们好了。”太子这才出来。

王同皎将太子抱到马上，并陪同太子来到玄武门，斩断门栓进入宫中。此时武则天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迎仙宫的走廊里将张易之和张昌宗斩首，然后进至武则天居住的长生殿，在她周围环绕侍卫。武则天吃惊地坐起来，问道：“是谁作乱？”张柬之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已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杀掉了，因为担心可能会走漏消息，所以没有向您禀告。在皇宫禁地举兵诛杀逆贼，惊动天子，臣等罪该万死！”武则天看见太子李显也在人群之中，便对他说：“这件事是你让干的吗？这两个小子已经被诛杀了，你可以回到东宫里去了。”桓彦范上前说：“太子哪能还回到东宫里去呢？当初天皇把心爱的太子托付给陛下，现在他年纪已大，却一直在东宫当太子，天意民心，早已思念李家。